

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看了无数遍巨好看的甜虐现言?

我被学校里有名的学渣堵在墙角问：「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年级第一？」

新学期文理分科调整座位的时候，我专门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在倒数几排，老师很难关注到这儿。

我搬着书坐过去，旁边没别人，只有右后方座位上有个男生。

男生我认识，叫徐岁熙，以前在隔壁班，成绩不大好，性格孤僻至极，脾气也大。我认识他是因为他长得挺帅，以前班上有个大大咧咧的小姑娘喜欢他，所以把名字听了个耳熟。

我抱着书包坐下来的时候，纠结了起来。毕竟有这么个「坏脾气」坐在身后，我还挺怕的——怕我做错什么他冲我发火。

开学第一天，人陆陆续续来齐，座位也逐渐被选得差不多。

最后一个女生进教室，朝教室逡巡一圈，发现没有多余的位置可坐，跟老师打招呼：「老师，没有座位了。」

班主任指指徐岁熙身边：「那儿还空着。」

女同学很漂亮，却垮着脸，不太愿意：「老师，我视力不好，在后面看不大清。」

这语气一听就是找借口。

老师安慰：「正式开课后会调整座位的。」

女生「哦」一声，抱着书不情不愿地来到徐岁熙身边，跟一只胆小的兔子一样轻手轻脚放好自己的东西，半天都不敢大声说句话。

我偷偷转头，发现徐岁熙趴在桌上睡着，并没有在乎周围的动静。我友好地冲女孩笑笑，低声打了声招呼。

「你好，我叫钱小多。」

女孩点头：「你好，我叫陈思弋。我认识你的，你以前就在这个班。」

我冲她笑笑，准备转身回来时，看到徐岁熙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侧枕在胳膊上，一眼不眨地看着我。

他的皮肤不算白，双眸深黑，不喜不怒看我的时候，我登时紧张了一下。

我连忙赔笑：「抱歉，吵到你了。」

他目光动了动，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收了回去，继续趴着闭上了眼。

陈思弋冲我吐了吐舌头，意思是可别再惹到这位了。

我坐回去，秉着呼吸静坐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慢慢伸开手，发现手心出了许多汗。我心里骂自己：至于么，就跟一个调皮的男生对视几眼，就吓成这样了？

我后知后觉，想起男生的双眼虽黑却明亮，闭眼的时候，睫毛弯弯，又浓又长。

徐岁熙长得确实挺好看的。怪不得学校里很多女生喜欢为他争风吃醋。

本着能不招惹徐岁熙就绝不招惹的态度，我和陈思弋谨慎地度过了开学第一个星期。

和徐岁熙的交集，开始于糟糕的第二星期。

周日晚上意外失眠，周一大清早英语早读，我很不争气地犯困，看着书上的字母连连打呵欠，趁着老师出门，赶紧低头想眯一会儿。

英语老师是个灭绝师太，没想到出门没多久又折回了，站在讲台上猛拍桌子，嗓门倍儿亮：「徐岁熙，站起来。」

我瞬间吓醒，激灵了一下坐直，紧接着听到我也被点名：「钱小多，你也站起来。」

我内心喊一声「完了」，听话地起身。

我站起来后，听到身后桌椅响动，徐岁熙才起身。

灭绝师太说话不留余地：「出去，在走廊站着。」

这次徐岁熙动作比我快，只听桌椅「哐当」作响，被他撞开了似的。他也不带英文课本，空着俩手径直出门，走路带风，拽得要上天。

我纠结了一下，也没带书，迈着碎步跟上他，出去后和他并排站在走廊窗户下。

灭绝师太出门瞪我俩一眼，鼓着一张脸走了。教室里又恢复读书声，琅琅入耳，但是像催眠，听着直犯困。

我还在打呵欠，眼泪花儿都快迷住了眼睛。

站了小半天，徐岁熙突然说话：「好学生也睡觉啊？」

这话问的，多奇怪。

我吸溜鼻涕，困得声音都变调了：「好学生还吃饭呢。」

「哦。」徐岁熙慢悠悠的，「真稀奇。」

「.....」

我肚子忒不争气，没聊两句，「咕噜」叫了一声。早上睡过了，我连早饭都没顾上吃。

尴尬许久，半天后，身边的徐岁熙窸窣窸窣掏衣兜，而后拿出一枚东西递给我：「呐。」

我转头，看到他握着一颗未拆包装的巧克力。

目光抬高一点儿，发现他一本正经地站着，面无表情，就跟平日里一样摆着张脸。

「拿着，吃吧。不吃饭罚站，会低血糖的。而且它提神。」

我小心翼翼接过他手里的巧克力。巧克力温热，有他掌心的温度。

我低声说了句「谢谢」，拆开包装，咬了巧克力的一角，含在嘴里等融化。

徐岁熙个头很高，垂着眼看我把巧克力吃了一小半，默默转回目光。

正当我含着巧克力心中默默倒数着早读结束时间时，灭绝师太的高跟鞋声突然又从楼道里响了起来。

我紧张得囫囵吞下嘴里还未融化的糖，把剩下的一半死死攥在手里。

灭绝师太不进教室，走到我和徐岁熙面前站定，问：「醒了吗？」

我不敢说话，生怕被发现吃过了东西，猛点头：「嗯。」

饶是这样，灭绝师太还是发现了端倪，微眯了眼，一副抓现行的模样：「吃什么呢？」

「我.....」我正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手腕处有人动了动。指尖微凉，动我的是徐岁熙。

他点点我的手背，示意我把手心张开。

我不明白，紧张又懵逼的时候，他靠过来离我更近，半个身体完全遮住了我，从我手里拿走巧克力，道：「是我在吃巧克力。」

灭绝师太果然大怒：「徐岁熙，早读时间你睡觉，我让你来这儿清醒，你又偷吃？你眼里有没有老师？有没有学校的纪律？你以为你来这儿在给谁学习？我管不了你了，叫你父母过来。」

我连忙解释：「老师，巧克力是我.....」

徐岁熙声音比我的高，打断我的话：「又叫家长是吧？行啊，都熟门熟路，没什么问题。」

灭绝师太估计也有所耳闻徐岁熙的横，但是没想到这么横，铁青了脸，骂道：「你跟谁嚷嚷呢？作为学生，无视纪律无视老师，我批评你有错？」

早读结束铃声响起，读书声停下来，学生蜂拥出教室，跟看热闹似的看着我们。

我给灭绝师太认错：「老师，我们错了。以后我们一定遵守纪律，一定听话。」

灭绝师太扫我和徐岁熙一眼，碍于人多，没再多言，扭头便走了。

不少同学还在朝我们这边看，把我俩当猴儿一样。我无视众人的目光，低声道：「你为什么要替我背锅？」

徐岁熙从刚那股横劲儿中平复下来，顿了会儿，敷衍我似的回答：「本来就是我给你背的。」

「可是的确是我吃的啊。被骂的应该是我才对。」我问题有点多，「你为什么带着巧克力啊，而且，你脸色看起来怎么不太好？你是不是也没吃早饭，低血糖了？」

徐岁熙朝教室走，没回答我。

我站了一会儿，慢腾腾地跟他进了教室。

陈思弋在座位上替我着急：「师太骂你了？」

我摇头：「没有。」

陈思弋偷偷指指身侧，口型示意：「骂他了？」

「嗯。」

陈思弋骂骂咧咧的：「师太是真的凶，我以前只是听闻她不好惹，今天见识到了。」她说完了又懊恼，「哎呀，我看到她进门了，但是来不及提醒你们。如果我反应快一点就好了。」

「不怪你。」我说着坐回去，收起英文课本。

「我去趟厕所。」陈思弋拍拍我肩膀，一股风一样出门了。

教室里人不多，我同桌也不在。我闷着声儿坐了好一阵子，听到徐岁熙叫我：「钱小多。」

我微微侧身，应了一声。

他不似平日里一样趴着，而是端端正正坐着，向我伸手：「还要吗？」

那半颗没吃完的巧克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重新包好了，递在我面前。

我点头：「要。」

他将巧克力放在我掌心，收回手，问：「好吃吗？」

「嗯。」

「你怎么说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不知怎么的，我唰地红了脸，拿着巧克力迅速转身。

徐岁熙的声音在我身侧：「我家多的是，我以后每天给你带一颗吧？」

我支支吾吾，脑袋一热重复他的话：「一颗.....」

他以为我嫌少，说：「你要是不怕长胖，我可以每天带一盒。」

我忙不迭地拒绝：「我怕。」

2.她喜欢你

一场罚站风波之后，我每早桌兜里不光多了巧克力，还逐渐多了其他零食。有时候是面包牛奶，有时候是甜点糖果，甚至连辣条都有。

我总小心地把巧克力和一堆零食收在一起，舍不得给别人分享。时间久了，清晨去教室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看今天的桌兜里又多了什么出来，更期待的是，可以看到徐岁熙趴在桌上假寐的样子。

零食送了近两周，我有点过意不去，想趁周五放学，请徐岁熙吃饭。

磨磨唧唧到班上的人都走差不多了，我才边收拾东西边琢磨怎么跟身后的徐岁熙开口邀请吃饭。整理到一半，班上抱团的那几个学霸男生突然来找我。

为首的是成绩稳居年纪前三的于硕：「钱小多，每天的早餐好吃吗？」

我懵逼点头：「嗯。」

他们是怎么知道徐岁熙给我送早餐的？

「那.....喜欢送你早餐的人吗？」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转头看徐岁熙。他还在懒洋洋地收拾书包，对我们的对话充耳不闻。

于硕动我桌上收好的零食：「不说话就是喜欢呗？」

我沉默着。

「喜不喜欢他？」

我大着胆子，想把心里的话说给徐岁熙听：「喜欢。」

我对徐岁熙的态度转变很快，虽然一开始怕他，可是相处久了知道他没有那么糟糕。甚至他很好，没有同龄人的幼稚，沉默少言，偶尔言行时会闪动独属于他的光芒。

于硕听闻我回答后大笑，跟周围几个伴儿笑道：「我说吧，同样的东西，给钱小多和陈思弋，先答应的肯定是钱小多。」

我一头雾水：「什么？」

好心的同学提醒：「我们打赌于硕同时追陈思弋和你，看谁先答应。」

我没明白：「额？」

「我赌赢了。请客啊，一人一顿。」于硕一群人扬长而去，留下我尬在原地。

我反应很迟钝，半张着嘴呆了半晌，才意识到自己被欺负了。眼里泛着泪花儿，我噌一下站起来，拎起一袋子零食奔过去，

跟发疯了似的把东西甩给于硕：「你弄错了，我喜欢的不是你。拿着你的东西滚。」

东西沉甸甸的，于硕又瘦，甩了他一个趔趄。

小瘦猴于硕咬牙，怒了：「你他妈有病？」

我快要追他们出门，被于硕一声给吼停了脚步，站在门口讲台边上喘着粗气，红着眼看他，气势不萎：「谁稀罕你送的。」

「给你零食是给你脸，我看上的是陈思弋。你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钱小多你拽什么？」

于硕眼看着就要逼过来。在我以为我要挨他一脚或者一拳的时候，有人替我拦住了他。

徐岁熙跟在灭绝师太面前护我一样，站在我身前，生生逼退了于硕。

他没动手，看着于硕老实下来，从地上捡起零食包，打开抖搂在地上。

一堆被我攒了一周的糖果、点心哗啦落地，徐岁熙矮身，从里面找到了几枚巧克力，交还到我手上：「这个是我送的，别掺在一起。」

他把我的书包一并递给我：「放学了，回家吧？」

我眼泪还没干，看一眼缩头缩脑的于硕，而后抱着书包把巧克力塞回包里。我看地上的一片狼藉：「那这个？」

「叫他们自己收。」

「哦。」

紧跟着徐岁熙出门，和他到学校大门，我没忍住邀他：「我请你吃晚饭吧？」

他罕见地多了小动作，挠挠脑勺儿，道：「我.....今天有事。」他好似对拒绝我这事儿挺不好意思，「改天可以吗？我请你。」

我点头：「好。」

「钱小多。」

自从知道自己喜欢徐岁熙后，我总不敢面对他。听到他叫我，只看了他一眼，倏地低头，「嗯」了一声。

「你喜欢送你零食的人啊？」

原来我刚刚和于硕的对话他在听。

「我.....」

「你喜欢送你零食的人，还是喜欢.....」徐岁熙顿了一下，才道，「还是喜欢送你巧克力的人？」

傍晚的校园，天气特别好，秋季的清风拂动道路两旁的垂柳，微微泛黄的柳叶儿一晃一晃，像女孩子的心思一样摇曳。

我站在原地打磕巴，手捏着衣角发愣。

愣了小半晌，听到徐岁熙笑道：「不逗你了，回家吧。」

我和他的回家的路在不同方向，出了校门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徐岁熙没有再逗留，转身朝左而去。

他穿着夏秋季的校服，最经典的蓝运动裤搭白T恤，迎着夕阳的方向慢慢走远。我看了许久，等到他身影消失在拐角处才收回目光。

告白需要仪式感，此刻并不合适。

在教室里发生的不愉快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蹦跶着回家，在路上开始琢磨怎么给徐岁熙准备一场隆重的表白。

再等等吧，等到我不那么羞涩，等到他再送我更多巧克力，等到我敢直视他的眼睛的时候，我就告白。

少年时代的感情总要轰轰烈烈才对。毕竟，这是我们人生的首次心动。

于硕给陈思弋表白的时候，阵仗搞得挺大。他自己会点儿乐器，吉他键盘都带了过来，借着校庆的机会，在操场上给陈思弋深情唱了好几首情歌，还特酸地拽词：「陈思弋，我喜欢你。你就像此刻天边的月亮，拥有独一无二的美丽。」

起哄的人不少，叫嚷着他们在一起。

在于硕嗓子都唱哑了的时候，陈思弋面无表情地回绝：「我喜欢的人。不是你。」

于硕也有吃瘪的时候，拎着吉他站在人群中央，讷了一阵子，声线很低：「你喜欢谁？」

陈思弋转头看人群外的我和徐岁熙。

她在暮色灯光下回头的时候，我发现她真的很漂亮。高挑的马尾顺长，简单地绑个皮筋都显得很矜傲。她的脸很小，眼睛却大，看向人的时候永远含着笑，有无法让人拒绝的温柔。

她喊我们：「徐岁熙。钱小多。你们过来。」

开学日久，我们三个关系确实还不错。

走进人群的时候，陈思弋有点儿羞涩似的，朝徐岁熙笑了下，扭头对于硕说：「我喜欢他。」她重复，「我喜欢徐岁熙。」

人群再度沸腾，不亚于刚刚于硕的表白。

我在热闹的叫嚣声中瞬间呆愣，迎着徐岁熙看过来的目光，我脑中轰然没了任何反应。

陈思弋的声音那么明朗：「徐岁熙，我喜欢你。开学后班主任问我要不要换座位，我拒绝了。我喜欢和你做同桌，我喜欢你上课听讲的样子，我喜欢你和我们温柔讲话的样子。我也喜欢在你睡觉时偷偷看你，总之，我喜欢你好多好多。我喜欢你。」

深秋的晚风挺凉的，吹在身上叫人发冷发抖。

徐岁熙长久不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陈思弋等不到结果，很紧张，走过来靠近我一点儿，挽上我的胳膊：「小多，你快说句话，不然我下不来台。」

我唇舌跟不管用似的，磕巴着：「说.....说什么？」

陈思弋贴着我的耳廓，悄悄话似的：「你平日跟徐岁熙关系更近一点儿，你快帮帮我呀。」

「我.....」一句话没出口，我嗓子就涩了。干巴巴地站了好一会儿，我仰面看徐岁熙：「给思弋回复一下吧？」

徐岁熙不看陈思弋，只看我：「回复什么？」

「她喜欢你。」

陈思弋把手放进我掌心，和我牵手，微微动了动我的手指。这是我和她的暗号，表示对对方言行的认可。

我知道她在夸我。

徐岁熙眸光沉沉，盯着我看了许久后，突然问我：「巧克力和别的零食，有区别吗？」

我鼻子瞬时酸涩。

我没敢回答。

徐岁熙似乎没耐心再去等一个答案，终于肯面对陈思弋：「谢谢。」

陈思弋是个大胆的女孩儿，在收到一句谢谢后，恰到好处地给彼此找台阶下：「你不用回应我的，我们还要相处很久呢对不对？我等你。哪怕等到高中毕业，等到上大学，我也会等。」

徐岁熙不再多言，看一眼我和陈思弋，头也不回地走了。

3.我想娶你

我没有等到徐岁熙要请我吃的那顿饭，徐岁熙也没有等到我的回答。

我们两两相欠。

高三还没有结束，徐岁熙就不来上课了。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新学期逃课，没准过几天就会回来，可是等了好几日，他还没来。

后来隔壁班和他关系最好的同学来收拾走了他的所有东西，连一本书一支笔都没有落下。

我和陈思弋紧张地不得了，恨不得拉着那位同学的衣袖，把徐岁熙的情况问个清清楚楚。

同学知道的也不多，在我们的追问下只说徐岁熙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上课了。徐岁熙的爸妈在南方做生意，过完年后，带着徐岁熙回了广州。

听闻消息，陈思弋眼角泛泪：「那他还怎么参加高考？」

「不读了呗。」来收拾东西的同学回答。

「可是我们读书十几年，不就是为了参加高考吗？」

「也许对徐岁熙来说人生现阶段的目标不是高考。」

同学走后，思弋趴在桌上哭得很凶，漂亮的大眼睛都快肿了。一年多了，我真正见识到了她的喜欢有多热烈。

原来会有个女孩子会一直一直在意一个男孩子，会满眼是他，会为他哭，为他笑。

我也是。

只是我更喜欢在没有思弋的时候想念徐岁熙——想念徐岁熙成了我不敢告诉闺蜜的秘密。

徐岁熙不来上课后，我搬去后桌和思弋做了同桌。

徐岁熙的桌子好似有一股魔力，我也喜欢趴在上面睡觉，模仿他的样子。思弋一开始很喜欢聊徐岁熙，聊到后来，就不怎么聊了。

分别数月，徐岁熙好像从我们的世界里凭空消失了。

临近高考前，最紧张的日子里，我和陈思弋再也不提徐岁熙。

一个午后，我趴在桌上半眯着眼时，思弋突然用笔尾戳我的腮帮子。她大眼睛扑闪，亮晶晶的，看着我笑：「钱小多，你这样有点像他欸。」

我彻底睁开眼，笑着否道：「才不像。」

「很像，这个姿势一模一样。」

她的笔尾戳得我痒痒，我避开，转头把脸藏进臂弯，闷声道：「不像，他皮肤比我黑多了好吧！」

「那倒是。他的皮肤是很健康的颜色。」

思弋低声夸徐岁熙，我双臂捂着眼睛，湿了眼角。

五月的日子按部就班地忙，连轴循环的月考和周考压得我们没有了闹腾的精力。思弋斗志越来越勇，立志要去中山大学。我知道不为别的，只因为徐岁熙在广州。

高考后，成绩还没出来，思弋去了云南旅游，每天在社交圈更新各种漂亮的照片，我每一条都给点赞，评论，换着花儿夸她好看。

她回家前三天，徐岁熙回来了。

他来得很唐突，不知道从哪里打听了我家的地址，敲开了我家门。

隔着老楼的防盗门，我足足呆了半晌才回过神。他比起之前瘦了不少，五官近乎呈现病态的瘦削和凛厉，只有眼神还是黑黝

黝的，看人的时候炯炯有神。

他举着大包的巧克力给我：「钱小多，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巧克力，送你的。」他把包装精致的一兜儿礼物给我，问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怎么会不可以呢？

我跟父母打过招呼，跟着徐岁熙朝外走。

他似乎又长高了，我得费劲地昂头才能和他目光对视。

「这几个月，你去哪里了？」

「广州。」

「去干嘛？」

「看病。」

「你生病了？」

徐岁熙沉吟一会儿，否道：「没有，小感冒。」

「哦。」我亦步亦趋跟着他，努力找话题，「你离开学校的这些日子，发生了好多事呀。灭绝师太每天还咋咋呼呼的，不是

骂这个就是骂那个，连思弋这种英语学霸她都批评。教化学的张老师怀二胎了，估计年底就要生孩子啦。」

「哦，对了，毕业照班主任打印了五十份，有你一份。还有，你的课桌被我占领了，我之前每天学你，趴上面睡觉。」

我聊得有一搭没一搭：「反正大家都挺想你的。」

徐岁熙忽得问我：「那你想我吗？」

街角车流涌动，徐岁熙执拗地站在人流中等我的答案。

「想啊。」我盯着自己的脚尖不敢抬头，「思弋更想你，都想哭了。我等会儿告诉她你回来了。」

「钱小多。」徐岁熙叫我名字。

「嗯？」

「巧克力和其他零食，你喜欢哪个？」

我低着头不说话。

徐岁熙轻轻碰我的肩膀：「抬头看着我，回答我。」

抬眼阳光照进眼里，我眼底泛酸，又想哭。我瘪着嘴，木木地看了徐岁熙看久，回答：「从来都是巧克力。」

「后来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思弋更喜欢你。思弋更优秀，应当比我更讨你喜欢。用于硕的话说，她美得就像天边的月亮。」

「可是我一直喜欢星星。」

徐岁熙试探着牵我的手，我轻轻避开。他一直是个性格倔强，不罢休地再伸手，把我的指尖捞在掌心里包裹住后，牵着我朝前走。

走的路我熟，是去学校的路。

「去干嘛？」

「你不是说你占领了我的桌子吗？那你有没有发现桌子上的秘密？」

「什么秘密？」

「去看就知道了。」

教室门没锁，偷溜到我们熟悉的角落，徐岁熙坐了下来。五十个座位整整齐齐，一如毕业前夕的样子。

也不过短短几天，我沧桑地有了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距离徐岁熙上一次坐在这里还是半年前。冬天，晚修时间教室的窗户开着，带着寒气的西北风吹进窗户。灭绝师太在分析语法，尖利的声音反而催眠，叫人昏昏欲睡。

彼时徐岁熙坐在我侧后方，用笔轻戳我的后背。我知趣地侧首，听他说：「钱小多，你看窗外，下雪了。」

而今夏季，教室在二楼，窗外的树枝刚好遮挡半扇窗户。

徐岁熙推开窗，我顺着他的动作看过去，看到外面天空明净。

「钱小多。」

徐岁熙喜欢冷不丁地这么叫人，我「嗯」一声回头，看到他痴痴呆呆地看着我。我随即不好意思起来。

他轻轻挪了挪书桌，露出边角，显摆：「你看，秘密。」

桌角隐秘处，小刀刻痕，是小小的三个字——钱小多。

「上课太无聊了。我刻在这儿，和旁边的桌子并在一起，就不会被人发现。你猜我刻这字的时候你在干嘛？」

「听课？写作业？」

「你在偷吃巧克力。」徐岁熙跟往常一样趴在桌上，枕上自己的胳膊，抬着眼眸看我，「你含了好大的一块进去，鼓着腮帮子，像一只藏口粮的小仓鼠。可爱死了。」

他蔫蔫的，精神头不大好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原本想送到毕业后。我想和你一起毕业，想在拍毕业照的时候站在你身边。」

我被他说得挺难过，酸涩道：「你个头太高啦，没法和我并排站。」

「那我就单独和你合影。」他指腹摩挲桌角上我的名字，「钱小多，好遗憾啊，我和你连张合影都没有。」

「那现在拍一张？」我从包里找出手机，凑他近一点儿。

屏幕上徐岁熙笑着，在我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他忽然转头。

手抖了一下，画面是模糊的。好巧的借位，照片里看起来他在亲我的侧脸。

我慌乱地看他，撞上他澄澈的双眸。他很认真：「钱小多，我可以吻你吗？」

「我.....」

他伸手轻碰我的衣袖，最后大胆地攥住我的手腕，靠近我。

我第一次离男孩子这么近。他的呼吸是热的，扑在我脸上轻轻柔柔，有不可言说的诱惑在里面，叫人迷恋。

我心脏跳得厉害，跟胸骨压不住似的，快要跃动出来。我紧张地叫他的名字，他没应我，而是将唇落了下来。

初吻并不暖，他的唇瓣甚至是凉的，绵软又轻柔。

我木木地靠着他，很久之后，被他放开。我没有触碰到他唇瓣之外的任何地方，舌齿的热吻对于刚成年的我们来说太过热

忱，我有瞬间期许他会侵略进来，但是这样奢侈的念头转瞬即逝。

来日方长。

我坚信会有一日我们将热情拥吻。

可是这样的念头在徐岁熙放开我的时候也消失殆尽了。我不可遏地想起思弋，心里满是亏欠。

徐岁熙瞧着我，柔声道：「钱小多，我喜欢你。」

我涨红了脸，把脸埋进臂弯，没回应。思弋如果知道这些事，会很伤心的。

「思弋要报中山大学。」

「嗯。」

「这样你们会天天见到。」

「那你呢？」

「我要去读师范。」

徐岁熙问：「为什么？」

我夸张道：「梦想。为人师表，多么伟大。」

他笑起来，眼梢带着暖意：「那你一定是个好老师。」

「那你呢？你未来想做什么？」

「我.....」他把手指伸进我掌心，与我十指相扣，「未来我想娶你。」

他的声音很轻，快要被吹进窗户的风给吹散了：「可是我娶不了。我等不到。」

.....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递兜兜转转耽搁好久，八月中旬我才从学校门卫那儿取回来。

我考得并不好，留在省内的师范，而思弋如愿被中山大学录取，不过读的是她最不情愿的专业——临床医学。

她和我约好国庆去广州玩儿，说要叫上徐岁熙，一起带我体验华南的秋天。

我自始至终不敢告诉思弋我和徐岁熙见过面的事情。教室里的初吻成了我的秘密，也成了我的心结。

九月入校军训，结束前一晚，我接到了思弋的电话。

她好像哭了很久，哑着嗓子问我：「多多，你知道徐岁熙的事情吗？」

徐岁熙这个名字跟勾着我的神经似的，我紧张起来：「什么事？」

思弋在电话里哭出来，不顾形象地近乎撒泼：「徐岁熙走了。」

我呆傻着：「走了是什么意思？」

陈思弋哭得说不清话，一声声哀嚎隔着听筒传来分外叫人心惊：「淋巴遍布全身，治不好，切不掉。」

「什么意思？」

思弋打哭嗝：「他是淋巴癌。」

有时候当头棒喝不仅仅是个成语。它更是对一种体验恰到好处的描述。

我懵了很久。寝室的阳台是露天的，我坐在水泥地上哭了一整夜。天空挂的是弦月，城市灯光交汇，很难看到星星。

高二那年校庆，于硕在操场上表白，夸思弋美得像天边的月亮。

那晚徐岁熙在我身边，他后来说，他喜欢星子。他不知道，他的眼里才有星辰，璀璨清澈，收纳了人间数万美好。

可是他带着眼底的星辰走了。

从师范毕业后，我应聘回母校教书。

我在秋天入职，校门口的垂柳叶儿还未泛黄。我办理好入职手续后刚好赶上放学时间，沿着大门台阶拾级而下的时候，校门

口蜂拥走出许多学生。

二中的校服一直没变，标配蓝色运动裤加白 T。一群人乌泱泱地出来，人头攒动。

人群不到十分钟走了个精光，我站在门口怔愣。我期许能在人群中找到十七岁的徐岁熙，找到健康的、人生有无限可能的、笑着的他。

数年前，我和他在这里分道。他笑着问我喜欢送零食的人还是更喜欢送巧克力的人。

我忘了回答他了。

仔细去想，我后来也没有回应过他的喜欢。他带病来找我，对我告白的时候，我竟然是沉默着的。

我宁愿他把我的不应当成了默认。我接纳了他。因为这样，至少我们相爱过两个月。

年少时总是追求热烈的感情，长大了才惊觉最轰轰烈烈的不是盛大的表白，于我和徐岁熙来说，是那场分别。

一别就是一辈子，他成了永远的朱砂痣。

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最意难平，校庆日操场上的喧腾才不是最难忘的，死别才叫人悔青了肝肠。

九月中，县城开始下雨。连阴的天气叫人心情不好，思弋的到来意外打破了我的阴霾。

她还在读书。医学生总是很能熬的样子。

我撸撸她的发际线，嘲笑有没有变秃。她还跟以前一样，言行温温柔柔，任由我掀起她的头帘笑她额头上的痘印又变多了。

我知道她百忙中回来的原因。九月十九日是徐岁熙的忌日。

从墓园回来的时候天晴了。思弋窝在我家沙发上发呆，嘀嘀咕咕的：「我们应当早点送他一束花的。」

我没懂，扭头看她的时候才发现她又哭了。

「我送他第一束花时，他已经开始二次化疗了。他不喜欢见我，每次去都沉默着不说话。后来就彻底不见我了。我最后见他的时候，带了百合。百合的香味很浓，会掩盖掉病房的消毒水味道，我以为他会喜欢。」思弋看我，「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什么？」

「他说他不喜欢百合。他喜欢向日葵。」

我从来不知道徐岁熙喜欢向日葵。我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或者说，我不知道男孩子也可以喜欢花。

思弋眼里包着泪，看着我说话的时候吧嗒落下：「他说，他趴在桌上睡觉时，每次睁眼都会看到前方有个明媚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像向日葵一样。」

「我.....」我端着杯给思弋泡好的热茶，僵在原地，只低声，
「抱歉。」

「多多，你想他吗？」思弋没有生气，应该是很早就知道这一切。她意外地伸长胳膊，寻求拥抱一般，「多多，我想他。」

我俯身抱住她，把她拥抱在怀里。她很瘦，揽在怀里的时候能清楚地摸到脊椎和蝴蝶骨。

思弋环紧我，仰面闪着泪汪汪的眸子看我：「我在他的病床前看过你们的合影。多多，他的吻是什么样的？」

「思弋？」

「我想知道。」

「凉的，软的。」

「还有呢？」

我酸了鼻子：「小心翼翼的。」

思弋把脸藏进我的肩窝：「多多，抱歉。我从高中就知道他喜欢你。我坐在他旁边，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意？他总是看你.....」她哭得话都说不全，「我好嫉妒。如果没有我，你们会在一起吧？」

她追问：「会不会？」

「也许吧。」

世间万事都讲缘分，没有思弋，我和徐岁熙之间也会有别的磕绊。哪怕真在一起，又能如何呢，情谊再重，也抵不过生死。

我轻拍思弋的手停下来，顿了顿，重新揽上她，「都是很久前的事情了。过去了。」

思弋抱紧了我，喃声：「对不起。」

一夜未眠，我在天快亮的时候蹑手蹑脚起床。思弋哭了半宿，肿着眼睛睡了，梦里也并不踏实，时不时会有长长的叹息。

我推开窗户，晨起的风吹进来，叫人霎时清醒。天际有寥寥星辰，最亮的那一颗格外耀眼，却也将要隐匿在天光里。

都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不知道徐岁熙是哪一颗。

我的少年十九岁，他带着我们对青春的所有眷恋，归向星海已有数年。

余生漫长，我不知何时才能忘了他。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